# 周易新講義

# 周易新講義卷第九

宋 龔原 深甫 撰

##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者易之義也八卦成列而象在其中者易之象也易之義蘊於乾坤而已矣故乾坤成列而易之義立易之象則乾坤不足以盡之故八卦成列而易之象見方其三畫以像

三才之定體則謂之八卦作則无所因至於兼三才而兩之以像三才之變動則非復有所作也因之而已矣故曰因而重之成列者八卦而已而曰象在其中者葢八卦相錯則六十四卦成也因而重之者成卦而已而曰爻在其中者葢爻者九六之數也九六之數定而卦成卦成則爻亦隨之也象者一卦之成體也故天下之賾存焉爻者六位之變動也故天下之動存焉剛柔相推所以成爻也而爻者言乎變則變斯在其中矣繫辭而命之所以明爻也而辭者以皷天下之動則動斯在其

中矣一闔一闢而不可以常言者變也征行作爲

出入往來而不可以靜言者動也命之定吉凶而

不易也猶天之命萬物也卦則兆於成列而備於

重爻則兆於變而備於動故吉凶悔吝生焉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

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

動貞夫一者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此言卦也變通者趣時者也此

言爻也成列者設卦之序也立本者成卦之才也

變化者興體也故陽爲變陰爲化變動也變通也

則同體者也故有爲有行者則謂之動往來不窮者則謂之通有以剛立本而以柔變通者有以柔立本而以剛變通者立本者不變趣時者无常非直隨時而已也時之所趨者我則赴之也隨時者後之也趣時者先之也乘時者下之也應時者有待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此言吉凶雖生乎動而靜足以止之也易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貞者靜而止也悔者動而過也動然後有悔有吉凶不動則貞而已矣故靜勝躁貞勝吉凶方其有吉凶則非貞不足以勝也然貞之爲道不獨勝吉凶而已

雖天地日月之道天下之動亦本諸此而已矣天
地之道以正則其用足以周物貞明是也天下之
動以貞則貞夫一是也自其靜而正言之則爲貞
自其靜而一言之則爲一天地日月之道不正則
差故曰正天下之動不一則亂故曰貞夫一一之
與正非一也非二也所主之不同耳故自八卦至
生乎動者離靜而涉動者也自立本至貞夫一者
攝動以歸靜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攝動以歸靜則有體而已矣故可以示人若乾坤

之簡易是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之用也確
然示人易隤然示人簡易簡之體也確然堅高也
隤然卑順也乾體堅高矣則疑若難而其示人則
易易者因性也坤體卑順矣則疑若煩而其示人
則簡簡者循理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
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言乾坤之示人皆以簡易則爻之所效象之所像
亦以簡易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此以卦體
爲主也吉凶則事物也內在所此而幽外在所彼

而顯功業見乎變一闔一闢之謂也聖人之情見乎辭一吉一凶之謂也以情則功業者事也以變則辭者常也葢有動乎內故有見乎外有見於變故其情見乎辭也聖人之心則无思也无爲也疑獨而也矣非可以言也及夫與民同患則吉凶悔吝憂虞失得凡可以示人者則一繫之以辭所以盡其言也示人者所謂象也猶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見乎辭則或言變或言象是也猶曰所以告所以斷也天下之理有隱有見曰變有其中曰動在其中者其理隱也至乎動而有吉凶變而有功

業又繫之以辭則其理見而示人矣上則自乾坤而至八卦自易簡而歸賢人之德業下則自八卦而至乾坤自簡易而歸之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入之序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自天地之有生以至聖人之制器自聖人之制器以見易之爲象也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成能者所以裁成天地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位者所以輔相天地者也天以乾元資始地以

坤元資生此之謂大德曰生與所謂元者善之長同也聖人者配天地而理萬物者也无位則爲元聖素王而已矣有位則操天下之利勢而无所行而不得志此之謂大寶曰位與所謂域中有四大而王亦大者同也位也故聖人以大寶配之所生者德也故聖人以仁配之在天地爲生在聖人爲仁故曰何以守位曰仁聖人而有位則人歸之矣人歸之矣而无財以聚之則亦窮而散矣故曰何以聚人曰財仁者德也財者政也義者所以輔德而行政也夫天生之地成之人爲之則財之所由

生也无以理之則上之闔散收斂不得其平下之強者奪富者并日出而无窮故生之有道取之有義用之有禮所以謂理財也理財則天下之用有制度而不困矣雖然財者民所利也以利養民而不能正其辭則民知利而不知義飽食逸居而无所不為故明禮義以道之立法度以齊之有名者如其實所以正辭也辭正則天下之民有分守而不亂矣理財以富之正辭以教之然後禁民為非非罔民也所以養善而去惡也此亦天地之理也天地之於萬物春以生之夏以通之通之則極矣

然後歛之以秋歸之以冬而華者實銳者挫勞者
息亦猶此而已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若伏犧神農以至黃帝堯舜皆古之王天下者也
其守位其聚人其禁民爲非皆具乎仁義者也故
孔子順大道之序而陳之以作八卦爲始其作八
卦也在於俯仰以觀遠近以取而已矣易曰陰陽
不測之謂神又曰生生之謂易則萬物之體莫妙
於神萬物之用莫先於易无一物不生於神无一

法不見於易故合而爲渾淪散而爲兩儀其變化爲陰陽其往來爲晝夜其融爲江河其結爲山嶽以至爲人而最靈爲草木而華實爲鳥獸而飛走其形其色其象其數其動其息其消其長莫非神也亦莫非易也夫自天地之大以至萬物之細皆兆於神易斯具神易之體用此伏犧所以有所觀有所取也故仰以觀象於天俯以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有所觀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有所取也觀以達其體取以致其用此所以始作八卦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

大焉以伏犧之智且不求諸備物之我而求諸俯仰遠近之間者蓋神无乎不在而易无乎不爲故伏犧亦无乎不觀觀之而理當則亦无乎不取也豈特如此而已也又嘗有待而後興上繫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天地變化聖人効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所謂有待而後興也觀之而後取者以人法天也有待而後興者以天相人也天成象故仰則觀象於天地效法故俯則觀法於地象微而略其粗在文法顯而詳其精在理雷震風薄雲徂雨潤凡有象於天

者皆象也山上澤說水潤火炎凡有形於地者皆法也萬物負陰而抱陽其形體其容色皆有相錯之文而鳥獸之文爲著故觀鳥獸之文以求陰陽之理山川高下丘陵墳衍動植之所生皆有所宜也故觀地之宜以求諸陰陽之義觀鳥獸之文則草木之華可知矣觀地之宜則天之明可知矣近取諸身則四支百骸耳目鼻口動靜出納凡麗乎性命之理者舉矣遠取諸物則凡有形名有分守方圓曲直精粗小大凡宿乎道德之意者舉矣

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一陰一陽之謂道則八卦者陰陽而已矣象者天事也陽之所資始也法者地事也陰之所代終也文則陰陽雜者也易曰物相雜故曰文夫所觀至於文則自然之理盡矣然後觀地之宜宜義之所生也理義備然後取而用之也古之人言道以謂无乎不在自其體而言之則其夷不可視其希不可聞其大至於无方其妙至无體乃七聖者之所失道而智者之所大迷也則是神不降明不由神明之德何由而通乎自其用而言之則應時有動靜之體成物有出入之方有氣者具其聲有形者

具其色高卑小大物陳露此聖智者有得於俯仰遠近之間而其象可畫其實可名也故健者爲乾順者爲坤動者爲震止者爲艮伏者爲巽見者爲兌陷者爲坎麗者爲離其象異則其畫異其性異則其德異此所謂通神明之德也萬物之生雖受命於无者同宗而成於有者異族其性不一則其情不同故本於天者不下本於地者不上同聲者相應同氣者相求其雜不一而八卦各以其性類之天下之所謂健者皆乾屬也天下之所謂順者皆坤屬也以至動者屬震止者屬艮說者屬兌入

者屬巽陷者屬坎麗者屬離其類不同則其方不同物之不得其情者可以類求焉此所謂類萬物之情也莫幽於神明之德而易以八卦類之故凡在乎幽者闡莫離乎萬物之情而易以八卦類之故凡在乎顯者微使人即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物而識八卦之體即八卦之性而知健順動入陷麗說止之用則易象具矣易之象具則萬物之象具此制器者所以尚其象也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卦有象有義一奇一耦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者

象也陰陽相配內外相承或因或貳各以其理之所宜者義也其序則有自然之象而義隨之也諸卦之中有稱將義者六爻之中有以物明象者有以事明義者非有象者无義有義者无象也各有所當也故聖人之制器唯以尚其象為主而義者實生於象尚其象則義亦隨之也若耒耜之取益重門擊柝之取豫其實雖取卦之象而亦弁卦之義也蓋以佃漁而加之以農事者益義也待未至之暴客者豫義也以至佃漁之取離衣裳之取乾坤亦如之也詩之緇衣改爲而後改造改造而後

改作此則言作結繩而爲罔罟者亦各以其序也
爲者動而有所爲也故通於爲天下之爲而不必
作也作者爲而起之也在天則雷雨作是也在人
則詩之所謂作人傳之所謂作氣是也其用力勞
則人不可以久故作從人從乍而神農黃帝堯舜
之相繼亦言一設一作蓋莫顯於作莫不顯於設
繩則結之木則斲之揉之者作也即結繩而爲罔
罟即斲揉而爲耒耜者爲也爲而後作者即一物
而致精也作而後爲者作此以爲彼也故罔罟之
用陸以佃禽川以登漁隨所取而得猶離之成卦

以一柔而麗兩剛之間則小者无不麗也故曰蓋
取諸離離者麗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斵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
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耜者耒首也斵木之鋭而爲之耜耒者耜之柄也
屈木之直而爲之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猶益之成
卦上震而下巽其巽爲木以動入爲用也故曰蓋
取諸益而益者於佃漁爲益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
其所蓋取諸噬嗑

上古之時鳥獸多而人民少故佃漁而衣食足既而佃漁不足養也故教之耒耨而後農事興洪範之八政一曰食是也然而有无不相交易則貨不通故爲日中之市以致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猶噬嗑之象則離上明而日中震下動而交易動而合合而爲養也故曰蓋取諸噬嗑噬嗑者動而相合之義也八政而其序與二曰貨是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天下之理其變未極則其法未備至黃帝堯舜三聖人者作然後變極而法備楊雄曰法始乎伏犧成乎堯此之謂也通其變言其政也神而化之言其道也物之於人其用不能常通其久必窮言其政則昔之所急今之所緩後之所是前之所非惟聖人為能通其變其可者則因之否則革之若四時焉先後之相因終始之相循使民不後時而厭故不先時而作新則其應時即事常日新而不窮此之謂使民不倦不倦者其心也道者因其自然而已矣為无為事无事順性命之理而不拂其所

欲使之生乎故長乎性成乎命卒不知其所以然
如丘陵墳衍高下肥磽雖不同而居之者莫不宜
焉此之謂使民宜之宜之者其性也自黄帝堯舜
言之則事也事在民故有不倦者有宜之者自易
言之則理也易窮則變通其變之謂也與通變之
謂事同也變則通通則久神而化之之謂也與聖
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者同也理在天故自天
祐之吉无不利繫辭有惟理以及事者有攝事以
歸理者有理與事通者推理以及事者若聖人設
卦觀象而終之以君子之動之類是也有攝事以

歸理者若黃帝堯舜之使民而終之以易窮則變之類是也有理事通融者凡所謂易是也故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君子之於易也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之於易也雖理事所主不同而爲天人之所助則一也故皆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此皇帝王之序也皇道也帝德也王業也與孟子所謂神也聖也其序亦同也王則內聖而外王帝則內神而外帝皇則內如外非神也此精粗之體不同也猶傳曰皇

步驟王馳驚其疾徐之節亦不同也至於立氏以相別或以其體或以其事或以其德或以其功或以天命或以人心則不必如其序各隨世之所尚而已故三皇者道也自其道之在天則曰大皡自其功之在物則曰包犧自其德之在火則曰炎帝自其事之在民則曰神農此制器也則稱其事而已矣其德以土則曰黃帝蓋與炎帝同也三皇一也而稱帝者以其道雖在皇和其功向帝也猶堯之在帝而曰放勳者以其功向於王也故皇與帝同體則稱皇帝堯舜與王同體則稱堯舜禹湯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包犧神農方聚人以財能富民者也黃帝堯舜則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能敎民者也富民終於六易而退而後食貨足敎民始於有君臣上下而後禮義有所錯故衣上裳下示之以有君臣之義也猶之乾尊坤卑之象也故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天下治則四方之川塗通故爲舟楫以施諸川服牛乘馬以施諸刳木爲舟以利載也剡木

爲楫以利行也猶渙之上巽而下坎以木行險難散也故曰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施諸塗以利天下猶隨之前動而後説也故曰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蓋取諸夬

川塗通則暴客至矣故重門以禦之擊柝以警之

豬豫之成卦也二陰以耦在前重門之象也一陽

在下而動擊柝之象也三陰安於內豫之象也故

曰蓋取諸豫暴客小害也小害止則居者安可以

治粟而食矣杵臼所以治粟而食也斷木爲杵而

上動掘地爲臼而下止猶小過之上動而下止小

而有所過以利人也故曰蓋取諸小過渙與隨言

來者故繼之以待暴客小過言居者故繼之以威

天下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其用相㧗而不可以相

无而卒所以治睽猶之火動而上澤動下也故曰
蓋取諸睽其居者則富之其來者則敎之其不遏
者於川塗以通之其小害則警之以擊柝然後可
以治粟而食其大害則威之以弓矢然後可以養
生送死而无憾矣然而器以利爲體而後致用故
凡皆制器也若耒耜舟楫杵臼弧矢則言利以體
爲主也若罔罟衣裳則不言利者以用爲主也爲
罔罟以佃以漁垂衣裳而天下治者皆用之謂也
皆利也有曰敎天下者其利待敎而後成也有曰
利天下者所以養之也有曰威天下者所以治之

也養之者仁也治之者義也聖人之所以輔相天地而理萬物者仁義而已矣聖人之於物有作之者有易之者古未有是而民利之也今則作之古有□而民厭之也今則易之而已矣以上古對後世皆易之事其序所以養生喪死而无憾也穴居者所常也野處者所暫也穴居則非棟宇之逸野處則有風雨之勞故易之以宮室上棟以致高下宇以致周以待風雨猶大壯二陰在上以動四陽在下而壯而二陰不能陵也故曰蓋取諸大壯所以養生也待暴客者諸言其內警則其外足以備人

響也吉凶因於得失故曰生言有本者如是也悔
吝者小疵也故曰著言自微以至著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
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
小人之道也
前章既序易象皆具聖人之制作故此辨卦之陰
陽又有君子小人之道也聖人之名卦各以其所
主震坎艮陽卦也以一奇為主故多陰巽離兌陰
卦也以一耦為主故多陽所因之故也成卦之所
主不同則德行亦不同者所得之性也一則精君

道也二則雜民道也陽卦以奇爲主則見以一爲君者也以一爲君則言貴在一而所賤在二所主在一而所役在二可以爲天下正者也君子之道也陰卦以耦爲主則是以二爲君者也以二爲君則雜而不一乃小人之道也故孔子以九卦明之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

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
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
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
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
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
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
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
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
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

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

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知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咸之九四憧憧往來非致一也而致一之道在乎精義利用而已精義者乃所以入神以致用也利用者乃所以安身以崇德也困之六三不能安身以崇德况利用乎解之上六猶能利用况安身以崇德乎即精義而致用者致用之至也即利用而安身者安身之至也不能有見於其始事至而後懼禍萌而後悔者則其次也若噬嗑之初九是也過而不能止則爲噬嗑之上九矣否之九五能安身者也鼎之九四不能利用者也此五卦之六爻者申利用也豫之六二知幾神之事也精義不足

以名之復初九殆庶幾所謂精義也精義則足以致一若損之六三是也益之上九不能致一者也此四卦者申精義也咸之九四思以感初而初應此有思而朋從之也天下則无事於思慮也夫有心則有思而思以有歸也同歸而殊塗則天下何思有患則有慮而慮以有致也一致而百慮則天下何慮同者道也无是无非无彼无此其體至大而无方雖歸之者殊塗而其所歸者則同此之謂同歸而殊塗一者德也其變有形其約有數以奇爲貴以耦爲賤以奇爲主以耦爲賓其體至精而

不可貳雖所致者百慮而致之者則一此之謂一致而百慮故以思而有歸者則不同不同而殊塗者乃乖於道也非所謂殊塗也以慮而有致者則不一不一而百慮者乃逆於德也非所謂百慮也以道而殊塗者乃其所自同也以德而百慮者乃其所自一也故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此言天地之自然其以往屈其來以伸皆同歸而殊塗非思以有歸也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

蛇之蟄以存身也言萬物之自然其動以求伸其靜以存身皆一致以百慮非慮以有致也相推者所謂殊塗也或明生或歲成所謂同歸也求伸也存身也所謂百慮也或屈以求之或蟄以求之所謂一致也同者合異而爲同也一者自巳而一也日與月同於生明寒與暑同於成歲所謂合異而同也尺蠖屈也而爲伸龍蛇伸也而爲屈所謂自巳而一也往來者時也故相推相推則有動而其明生者有靜而其歲成者屈伸者形也故相感相感則利生而巳矣尺蠖者動而其利生也與日月

同也龍蛇者靜而其利生也與寒暑同也屈者猶以求伸則精義者不可不知入神以致用也蟄者猶以存身則利用者不可不知安身以崇德也性命理天之所爲也道德義人之所爲也理精故欲窮因其所在而窮之則爲窮合彼此而爲一則爲通理通理則可以窮神義粗故欲精因其所爲而精之則見自然之理自然之理見則可以入神入神者初與神異體也故欲入不入則不可窮神窮神者初與神同體也故欲窮不窮則不足以盡神能入而窮神然後可以出而盡神也知精義而已

而不能入神以致用者非所謂精義也知利用而已而不能安身以崇德者非所謂致用也卽精義而致用卽利用而崇德者聖人之事也崇智之所及也過此以往則神之事也乃七聖之所失道而智者之所大迷也非知變知化以神者不能與此也窮神者非以神知神也知化者非知變者也九此崇智之事也崇智以爲盛德可也以爲道則未也道也者神而已矣葢非崇智之所及也若困之六三不能安身以崇德也上六非所困也而困焉故名必辱非崇德也九二非所據也而據焉故身

必危非安身也不能安身以崇德雖入于其宮猶不見其妻况出而動乎解之初六能利用者也以陰則藏器於身以終則待時而動以動則解而不括以出則獲而有利待成器而後動者也雖高墉之隼可獲况入而止乎此達於終始善於出入兌事而思待時而動者君子也異乎噬嗑之小人也故心不恥不仁行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也故以利勸其善不威不懲也故戒以懲其惡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屨校滅趾是也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則小人之禍也何校滅耳是也解

之上六利用之始也故曰藏於身待時而動反困之六三不能安身以崇德也否之九五利用之終也故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反鼎之九四不能安身以崇德也安危以身言存亡以國言治亂以天下言利用之終則歸於安身故其序以身爲先而位與事次之不正而應上則德薄而位尊上承下應而不得中則智小而謀大以不足之才而受有餘之實則力少而任重不能安身以崇德則以德爲先而智與力次之言理則先精義言事則先利用言利用則先粗者也言精義則先精者也各以其

序也知幾其神乎又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申知幾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也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申見幾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正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此言六二之爲君子也君子知幾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因六二以言君子之所謂知幾也君子獨居而无交則內志我外遺物頹然於吉凶之外所故无事乎知幾也一與物交則吉凶隨之故上交有入於諂下交有流於瀆其端不齊於毫末之甚微而其末之盛遂至於合抱不知幾而已矣幾

之為名非於生靜也乃動之微也非逢吉而後見也乃吉之先見也君子之於動所以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者知幾而已矣故曰知幾其神乎蓋神也者无知也无不知也况幾乎无見也无不見也况吉乎豫之時莫不動以求豫而六二上无應下无承則介于石而不動可謂知幾矣故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幾者理也見幾者事也六二之才可謂體之也故曰介于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斷者不疑滯於物之謂也故知幾之道體之則為神用之則為明知其幾神乎體之也與神以知

來同也非若先知幾於神而已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用之也非特萬民之望而已也與所謂爲衆父父者同也微彰者道也柔剛者德也知微知彰故能晦能明知柔知剛故能屈能伸此所以動則善上下之交靜則爲萬夫之望而已矣豫之六二當理則悟聖人之知幾也復之初九造形而後悟賢人之殆庶幾也知幾其神乎則道足以同歸德足以一致故无祗悔言聖人之於天道也殆庶幾則非能庶於幾於庶幾又殆焉故无祗悔言賢人之於地道也殆與庶幾皆訓近殆近凶幾近吉吉者

象之所願故庶為衆所願之辭言顏子之行雖不足於先見常近於吉也故有不善未嘗不知所謂不足於先見也知之未嘗復行所謂近於吉也故以過言之則不貳以復言之則不遠未嘗復行不貳也在復之初而近中不遠者也能殆庶幾然後可以精義而致一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言天地之致一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言男女之致一也絪縕與氤氳同氤者氣相因氳者氣相溫相因以為合相溫以為和則萬物之化也醇而已矣至於男女相為夫婦然後萬物化生自氣而言則曰醇醇

者言厚也自搆精而言則曰生生者言形也凡以致一而已矣損卦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而六三者益上九者也三陰應上則上致疑而有損致一以益上則上得爻而爲益傳曰爲物不貳其生物也不測致一之謂也其不能致一者若益之上九是也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則行不招辜易其心而後語則言不招憂定其交而後求則人與之故其道有全而无損益之上九以剛乘剛乘危以動者也立心勿常懼以語者也莫益之或擊之无交而求者也是欲求益而適有損也非所以致一也故一

君而一民者君子也一致而百慮者聖人也精義者所謂致一也利用者所謂百慮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者所謂殊塗而同歸也九卦者利用精義之別也要之始於一而終於一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前章既序陰陽之卦有君子小人之不同而繼之以致一故此序乾坤爲陰陽之物而易道之所自出也夫道无異相言有不同渾而言之則彌滿六

虛无處非道莊子所謂无門无旁四達之皇皇是
也散而言之則與物往來與物出入有所自有所
自之者其玄之又玄則爲衆妙之門蓋物性自之
也其成性存存則爲道義之門蓋道人道自之也
玄之又玄也成性存存也皆形而上也故有自之
者至於乾也坤也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下則形之
所自也易也者則所謂玄也成性存存也其出入
往來无方也而乾坤爲之方其出入往來无體也
而乾坤爲之體以至示有象傚有變易之所謂陰
陽之卦剛柔之爻皆出焉此之謂有所自者故以

爲易之門門者往來出入之所自也莊周曰有大物者不能物而物物者非物也則易所謂非物也其體雖以一陰一陽成名而其實不物於陰陽古之人所謂未始有物者至矣易之謂也至於陰不可以爲陽陽不可以爲陰則所謂成物者也有成物則有成體道散則无往而非物故乾純剛而无柔則爲陽物坤純柔而无剛則爲陰物陰陽者形而上者也蓋道之物也乾坤者形而下者則陰陽之物也形而上者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故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合德者莊周所謂肅肅出于天赫

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是也乾坤者有體是也其序則反乎隂陽者也故以體則乾剛而坤柔以數則乾奇而坤耦以位則乾上而坤下以道則乾尊而坤卑以靜則乾專而坤翕以動則乾直而坤闢以至爲大生爲廣生其時爲晝夜其德爲四時大者與天地準小者與天地相似此之謂以體天地之撰道无方也而乾坤爲之方道无體也而乾坤爲之體乾以至健資始則坤以至順代終乾以常易知險則坤以常簡知阻易之凡麗乎陽者則乾屬凡麗乎陰者則坤屬也其常者象

像之其變者爻倣之此之謂以通神明之德體者无辨於同異之謂也通者无間於幽顯之謂也不以一道而作物者撰也天地之所爲也别於道而萬物各以其性得之者德也神明之所爲也乾坤則體天地之撰八卦則類萬物之情體者所别也類者所同也物有成體則有成名有成名則各有所類故凡乾屬者則其體爲剛其時爲晝其道爲變其德爲君子凡坤屬者其體爲柔其時爲夜其道爲化其德爲小人其立本也其趣時也則相爲盛衰相爲消長使人觀其象則知其德觀其辭則

知其變然後違害而就利釋凶而取吉民之所患

巳亦患之故曰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故世未

衰則同乎道同乎道則在混茫之中莫之爲而常

自然雖結繩而天下治蓋无事乎作易也及夫世

衰道喪則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心

情僞相感而愛惡相攻而擾擾萬緒起矣此聖人

所以與民同患而作易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

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

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

得之報
上繫自易而及乾坤者易立而乾坤爲用也故爲
靜專爲翕闢爲大生爲廣生此則自乾坤而及易
者乾坤立而易爲之用也故爲彰往察來爲微顯
闡幽以至開而當名乾坤者兩言之也其體則合
一故天地則體其撰神明則通其德而已易者一
言之也其用則兼於兩故往者彰之來者察之顯
者微之幽者闡之往來者相因之時也猶所謂死
生之說也幽顯者相待之體也猶所謂幽明之故
也神以知來智以藏往蓍卦之德也彰往而察來

者易之道也者彰藏之顯也察者知之盡也夫道
无不理而理之所在有幽有顯有方有體其度有
數可陳而不可亂其下至於人倫之纖悉者顯也
有氣矣而未有形有象矣而未有器其上至於陰
陽之不測者幽也而易於顯則微之故君臣之際
則有進退之幾顯背之細則有陰陽之義所謂微
顯也於幽則闡之故天下之至變見於剛柔相易
天下之至精見於揲蓍制器所謂闡幽也惟闡幽
也故明惟微顯也故神能神則能明此所以開而
當名也蓋易以乾坤爲藴故闔而无體以乾坤爲

門故開而當名由開而當名故辨物正言於斷辭則備矣原易之廣大則所言遠近而其言之備在乎天地之間辨物之出入故言乎往來幽顯而其辭之備在乎辨物正言之際備者无不足之謂也自設卦觀象爲主故謂之繫辭繫者有所屬也以辨物正言爲主故謂之斷辭斷者有所辨也夫備者无不盡之辭也自廣大而言則有遠有近而天地之間則備矣可當之名則有可辨之物物則有可正之言故有名則有分分有則實實有則類雜而不越言名之有分也開而當名言名之有實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言名之有類也若稱馬以況乾之健稱牛以況坤之順其辭雖近而其旨遠皆所謂類也有類然後有旨有辭有言有事旨有美意也辭者成文也言則有謂事則有理其言雖近而其旨遠者意有餘也故婚媾取女情之至近也而陰陽之消長之數存焉趾賁腓輔體之至微也而君子之行止存焉故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其事雖賾而其辭文文者物相雜也故所因者自然之質而已矣至於相感而爲利害相攻而爲吉凶皆剛柔相錯之文故言天下之至動而不

可亂人道則常以中爲主而後有變若中庸是也庸者中之小變也天道以變爲主而後能中故上下无常剛柔相易則不可爲典要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此之謂其言曲而中曲者非理之直也形而下者器也故有分守有形名一者不可以爲二方者不可以爲圓則其事肆而顯形而上者道也故風溥而雷與雲徂而雨潤莫知其變之所以然則其事肆而隱肆故散爲天下之至明隱故合爲天下之至神也方世之未衰也民同於道自然而已矣蓋无所謂因貳也至當而已矣蓋无

所謂得失也易者衰世之意也故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可因者因之若无悔无咎是也可貳者貳之若征吉征凶是也民行不同有可因而不因者有可貳而不貳者有宜因而貳者有宜貳而因者皆不足以自達故濟之或因以吉或因以凶或貳以吉或貳以凶皆失得之報雖同爲所患而智有不足以知者故明之明之所以告之也蓋不特示之以象而已濟者所以助之也蓋不特同其患而已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上古穴居而野處而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以堯舜爲後世則上古者伏羲也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又曰易之興也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則中古者文王也上古之時爲天下者无思也无爲也因之而已故易藏乎天惟中古之世衰則聖人不特有思也而又有所憂不特有爲也而又有所患故易顯乎人興者有待而起也作者因其興而起之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

地也巽德之制也
惟其有憂患故設卦之序亦有修德之意若九卦
是也履德之基也履禮也基者自下而立也此立
於禮也謙德之柄也謙者禮之卑以自收也柄執
而用之也益德言盛禮言恭也復德之本也此復
命知常之時也柄則與事接本則與道俱與道俱
則仁足以復命智足以知常仁足以復命則德之
所生也於德爲本智足以知常則萬物莫能傾也
故曰常德之固也益有履而不復則不能常矣故
基者人事也本者天理也柄者有爲也本者无爲

而无不爲也常也者立本也有常以立本必有損益以趣時故損則損其有餘所以爲修益則益其不足所以爲裕趨時之變具而後可以處困故困者德之辨也巽乎尚口乃窮也尚口乃窮者以言爲辨也井德之地也地者言所居之常也巽德之制也制言所行之有變也困无井則不通故曰井通而困相遇井而无巽則无所入故曰巽入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蓋卦有德則有體有體則有用故三言之履德之基以德言也履和而至以體言也自履以和行以用言也履者以柔履剛而能說故曰和說而應乎乾則亨故曰至此禮之用和爲貴也謙之成卦在九三而九三以剛下人上承下綏衆陰歸之故尊而光尊而光者隆而與人同也復小而辨於物則外而與物辨也謙則其體光光斯大矣復則其體幽幽斯小矣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然後可以行所謂雜也雜則宜厭而愈久所謂不厭也與湼而不緇同也損以自損爲先而後人益之故曰

先難而後易益之道以進則无疆以施生則无方能長裕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以人爲設之故曰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者說也井居其所而遷者施也外剛則見內柔則伏故稱而隱巽爲權故能稱其性入故能隱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

履以柔履剛以說應乾以和行則不至於不可行謙稱物平施故以制禮則不至於失節復反本而靜非知物也故以自知常則終始惟一故以一德

行之始欲和和則剛柔不乖德之始欲一一則終始无二自益而不已則傷之者至故損以遠害與荀子所謂恭儉者偋五兵同也有損而无益則利已而不及物故益以與利與楊子所謂成天子之大利同也君子非无慾也寡而已矣處窮而能通故以寡慾并居其所而遷則其剛足以體常故以之辨義則明也巽稱而隱則其柔足以盡變故以之行權則稱也辯者稱智也行者仁也行不同故濟之以禮知常則一故濟之以損益困者致命遂志之時也故有義有權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旣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有乾坤爲易之門則易與矣故繼言易之爲書者三章初言易之本體中言易之六爻末言易之三才也君子之於易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故其爲書也不可遠方消方息方盈方虛或在此或在彼而不可以一方求故爲

道也屢遷惟不可遠也則雖說天而有近用惟屢變也則雖爲書而无體體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所謂无定體也變動不居言无乎不爲也周流六虛言无乎不在上下其位也剛柔其體也位斯有常矣而其不居至於无常體斯不易矣而其相推至於相易故不可以爲要典者法之有常也要者體之不易也有常位則有典有定體則有要物之理也惟不可以典要也故惟變所適而已矣掛以示人曰畫立以處已曰位剛柔无不容曰虛方其周流而无不在則所謂虛也此

易之道也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凡此易之辭也道則善變故雖有上下而无常雖有剛柔而相易辭則有常故以人則有出入之時以位則有內外之分以人就位常度其可否而後居也此之謂知懼也有所思則齊有所慮則戒有所因之故則隨所感而通之此之謂明於憂患與故其出入必待師保者人道也臨父母而後能致欲愛者情性也人之於易也知懼則能欽明於憂患與故則能愛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反不可爲典要者也辭有指故率之言循以往也方有所宜故揆之言擇而居也率其辭揆其方其初也如其終此之謂既有典常也然則易之爲書雖不可遠而其爲道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則道不虛行也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原始要終以爲質此言其六爻之終始也六爻相

雜惟其時物也此言其六爻之剛柔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此言其六爻之微彰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此言六爻有初有終有始有卒有生有成有擬有議也卦皆有所始而難測故原之原者探辭也卦皆有所終而難窮故要之要者定辭也有終始之定質然後剛柔相錯以成文故曰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時者晝夜也物者陰陽也有一定之質斯有相雜之文則位有初上事有本末本則微微則難知末則彰彰則易知而一見於辭也位有初上辭有始卒知有難易故有所謂擬之

有所謂成之其初方生故辭以指其所之所謂擬也其上則始者卒生者成如人之化如木之就所謂卒成之終也卒成之終則无事於擬矣故易以初上爲質以六爻爲文以初上爲質以中爻爲文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中爻者以事則非本末以道則非始終也惟其中而已矣故曰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或以陰居陽或以陽居陰所謂雜物也或以中或以正或以過或以不及所謂撰德也是非

者事也以體而不一者雜也以道而迭作者撰也以言而明之者辨也辨是與非者原中爻之始也要存亡吉凶者要中爻之終也蓋有是非則位之存亡事之吉凶要之則可知矣要者得其要也以辨是與非爲要則存亡吉凶居可知矣言无待於動也以彖爲要則智者觀其彖辭而思過半矣言无待於爻也蓋所要者愈約則所知者愈易矣中爻者六爻之要也彖者一卦之要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

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所謂中爻者二四三五是也而四位之中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此言二也陰陽者所同也內外者所異也其善不同者所謂多譽多懼也夫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也其用柔中也此言二雖遠而多譽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此言三也以陽則同功以貴賤則異位故三則多凶五則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言以柔在三則危以剛在三則勝也此所以多凶也二爲下爲内爲静爲入也以德則柔以道則臣子之分也故多譽譽者以德也五爲上爲外爲動爲出也以德則剛以道則君父之分也故多功功者以事也四雖同於二而自内以之外離下體而近上爲動爲出而不中則非柔之所安也故多懼懼者近尊也二則多譽者遠於尊也先王之制禮近君則嫌於屈遠君則无所屈而伸亦猶此而已矣三雖同於五而以位則在下以德則不中以柔則不當以剛則大厲故動則多凶多者非常之辭

也以中爻較之則此爲多也多功凶者貴賤之等
也則多譽多懼者以遠近言也无所待於陰宜貴
不宜賤者剛也故三與五以貴賤等之有所待於
陽利近而不利遠者柔也故二與四以遠近別之
用柔中者多譽則五之多功者用剛中三之柔危
則二與四之柔爲安三之剛勝則五之剛爲當而
二之剛爲不及皆所以相明也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
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道
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

當故吉凶生焉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兼三才故也方其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自陰陽而後有剛柔自剛柔而後有仁義及其爲書也故有天道也人道也地道也順六爻之序而已故八卦有三畫而无六爻則三才者方成象兼三才而兩之則九六之數具而其道變動矣凡反常者皆變也凡離靜者皆動也故曰爻所謂爻者言乎變者也道之初无爲也而變動在爻爻以變動爲體者也而其等在位等者貴賤之序也故以内外而言則二爲卑五爲尊以至初

終亦然其位不同故爻之名亦不同遇九而爲陽遇六而爲陰故曰物物者陰陽之體也物相雜故曰文言自此而成章也文不當故吉凶生焉言自此而爲大業也陰爲陰陽爲陽所謂相辨也陰與陽交陽與陰交所謂相雜也相雜而當則適稱其分而已矣无過也无不及也惟其雜而不當或過焉或不及焉此吉凶所以生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序作易者之尚德則言衰世之有憂患蓋德者憂患之所據也序易之爲書也其辭危則言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蓋事者辭之所繫也故有末世然後有盛德二者相爲盛衰則事作矣上古事簡而人質其於易也觀象而足則无待於辭也中古則情僞起而文華多而文王與紂以物則相雜以文則不當繫之辭者所以周世變而同民患也是故其辭危危者方困於險而求安則使之平易者方狃於安而輕難則使之傾其辭則疑於无所容然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近之於身遠

已於物微之於无知幽之於无形苟可以取類者
皆在所取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蓋懼以終始則有平而无傾其要无咎則離大而
有要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
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上繫始於乾坤之變化以易簡卒於賢人之德業
以至成位末章則自卦象而言乾坤自道而見於
事業自聖人而歸於德行下繫首章則始於八卦

之變動而卒於聖人之情不事則自乾坤之易簡
而言聖人之成能自八卦以至易之情自易之情
以至六辭蓋上繫以理爲主而始終於乾坤下繫
以事爲用而終始於八卦也乾坤一也上則言其
動靜以至大生廣生者自易而言也下則言其至
順至健以至定吉凶成亹亹者自天下言而也易
簡一也上則始於知太始作成物卒以善配至德
以天而言也下則始於示人知險知阻以人而言
也或自易或自天下或自天或自人其序亦不同
也出而其明足以阻陰入而其剛足以自達純剛

而无柔此謂至健至健則疑若難也而德行常易以知險非陰之所能陷也以資生爲質以申於陽爲事其體與坤同而無所屈純柔而无剛此之謂至順至順則疑若繁也而德行常簡以知阻非陽之所能止也陽陷於二陰之間則爲難故陽之陷在險陽唱而陰和陽尊而陰卑陰出而非其時則爲陽之所止故陰之所陷在阻乾之上九知一陰之將生則能用九而无首可謂知險也坤之上六知一陽之生則能用六而永正可謂知阻也常易以知險常簡以知阻乾坤之所知也能說諸心能

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則乾坤之所能也以易知則有親以易從則有功此人心之所以能說也知險而陰不能陷知阻而陽不能止此諸侯之慮所以能研也心者有思之所生也故能說則慮慮者有爲之所生也故能研則精諸侯者以爲上則君以爲下則臣有爲之盛也精則能說粗則能研故靜足以定天下之吉凶動足以成天下之亹亹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變化生於陰陽天道之盡也云爲生於言行人道之盡也云如雲爲如爲制字之意也祥者福之始見吉事有祥探其始也器者形而下者也象事知器要其終也此事之已然也占事則未然者也知來得之於未然者也天地設位乾坤之定體也故天一位地一位而乾坤之尊卑定聖人之成能乾坤之妙用也故不特成位乎天地之間而已至於[illegible]乾能坤无所不能也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此言人之成能而百姓與之也猶與賢之與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自乾坤之德言聖人之成能以至百姓與之以事爲主也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以理爲主也八卦成列則以象告與天垂象同也爻言變彖言象則以情言與人之情同也陰陽之情人情是也有以象告有以情言故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剛柔一也相摩言其成其相推言其趣將立本則各爲主而相辨雜居則交爲羣而相通此其所以吉凶可見也八卦爻象其成體也故有所告而後有所言者因於象也變

動吉凶其致用也故有所言而後有所遷遷者因於利正而已矣正則无變動性而已矣利則无吉凶以爻趣時然後正出而爲利性發而爲情所謂以利言以情遷也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愛惡者其情之相違也故甚則相攻遠近者其位之相辨也故動則相取情僞者其心之相異也故止則相感而已方其泯然大順則无吉无凶各止

其位而不動則无悔吝任其情而不相通則无利
害惟其以愛攻惡以惡攻愛或以愛相攻或以惡
相攻以至於相克以遠取近以近取遠或以遠相
取或以近相取以至於相用以情感僞以僞感情
或以情相感或以僞相感以至於相通各隨其事
有而當否此吉凶悔吝利害之所以各因其當否
而生也積而言之則相感然後相取相取然後相
攻別而言之則情者天之所有也僞者人爲之也
非若遠近之位愛惡之情也凡此因八卦而言也
因八卦則其體備故其吉凶必待剛柔雜居而後

見其吉凶利害悔吝必待相攻相取相感而後生凡易之情則趣其變而已矣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不必相攻相取相感而後生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故求易之情必自繫辭始辭也者所以達情而察物也故將叛者其辭慙辭慙萬物之情親則不叛叛則不親壹者不疑疑者不壹靜則吉躁則凶誣善者反揚善者也失守者反得守者也故其辭亦如之慙者非其誠也枝者非其本也寡則當多則

累游者非可據也屈者非可伸也夫言者心之聲而其情常見乎辭由辭以察其情則易之情得矣故上繫以理爲主而終於不言而信葢所以成巳也下繫以事爲用而終於六辭葢所以知人也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反身而求之不言而足神而明之不言而喻出乎吉凶悔吝之域其極至於无巳尚何事於辭哉故曰不言而信所以成巳也以巳與人之情不同人之情不同則其辭亦不同而所謂吉凶悔吝利害亦擾擾而走矣欲求其情必以其辭故曰六辭葢所以知人也成巳仁也所以盡

性也知人智也所以窮理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序也

周易新講義卷第九